

牧齋初學集

二四

初學集

PDG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八

哀詞

潘僉事哀辭

并序

萬曆四十七年三月王師敗績于建夷僉事保  
安潘君宗顏死之君舉癸丑科進士官戶部主  
事會建州夷佟奴兒哈赤犯順襲我城堡殺我  
大將君上書閣部極言援遼破虜調兵用閒之  
計浹旬凡數十上皆不省奴遣歸漢人以嫚書  
遺我君讀之毛髮盡豎以謂二百年豢養屬夷  
一旦稱國稱汗指斥南朝妄引天命堂堂天

朝受其詆嫠不敢出一語詰責卽報發鈔傳布  
遠近辱國損重莫甚于此乃草檄數夷十二罪  
奏記閣部請丞行之閣部以爲迂格不上迂君  
者之議以爲 朝廷顧惜大體不當以語言細  
故與犬羊爭勝頰舌雖然醜虜執辭中夏鉗已  
其于國體又如何也語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  
奴酋故王杲之餘孽雜種小醜妄自命金源後  
裔比長絜大如君之言主名傳檄聲罪致討寒  
腥膻之膽舒華夏之氣此胤征甘誓之舉也何  
名爲迂君之議雖不行其志則不可謂不壯也

君旣以知兵聞于朝遂以戶部郎出理新餉會  
開原道兵備畏奴引疾去卽推君以僉事往次  
年王師四道出勦杜松兵先潰于渾河君監總  
兵馬林軍從靖安堡邊趨出開鐵三月朔分兵  
出三岔兒堡口翼日抵二道關奴乘勝薄我我  
師復潰君及蓋州通判董爾礪力戰死君嘗言  
用兵謹候太白太白所出之方可以舉兵所背  
不可逆戰自戊午七八月以後太白西起漸高  
利先起利深入暮冬中旬其尅奴之期乎明春  
太白在東氣候別轉又未可知今以三月出師

正太白在東之日也君能前知用兵之不利而不能使師之不出豈非天乎然而君之占兆固未嘗不驗也於乎自奴酋難作將士膏血戰場者有矣君獨以文臣死建州之役四道臣各監一軍非君一人在行閒也三道臣望風奔竄君獨死師出否臧首尾牽率綸閣有催戰之檄闡外無統一之權君明知其必死身冒矢石計不反顧竟與二大帥俱死於乎君之死亦已難矣嫚書之入也閣部大臣載高食厚者相與瞪目噤口不敢出聲氣苟可偷安旦夕卽遺以尺一

續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彼固甘之矣  
君以郎署小臣努目植髮獨抱國恥雖欲不迂  
之也其可得乎君一死而三事大夫持祿容身  
目君爲妖言爲怪物者必將以君之死爲喜拱  
手而相賀疆場之吏縮慙巽輒望堠火而骨驚  
聞邊遽而齒擊者又必將以君爲懲搖手而相  
戒君雖死目不瞑也雖然國家養士二百餘  
年忠臣義士亦必有因君之死感槩激昂以除  
兇雪恥爲已任者狡奴之游魂不旋踵而繫頸  
于闕下固將以君死之年爲奴殪之日而君亦

可以無憾矣。閩人董應舉聞君之亡，爲位而哭，  
以其所草疏檄寓余董於君，未嘗有雅故也。余  
感董之意，作哀辭一篇，自書二通，其一通酹酒  
東向而焚之，以告于潘，其一通以遺董，其詞  
曰：

黑水沸兮白山吼，彗角芒兮五星鬪。白亘天兮  
赤殷雲，牙旗折兮士爭先。簡書前迫兮虜後蹴，  
前軍燿兮後軍縮。霾余輪兮繫余馬，免余胄兮  
弃原塹。骨葬馬足兮，魂以矢招。奴歌于塞兮，士  
嬉于朝。援天桴兮，擊河鼓。裹碧血兮，訴列祖。

登九天兮伐彗旗  
叫九閭兮撼黃扉  
禁奴鬼兮  
旒奴魄  
鬻奴肉  
兮爲脯腊  
鬼歸來兮朝  
帝所  
領國殤兮衛畿輔  
焚余辭兮奠酒漿  
鬼不來兮  
神慘傷

石義士哀辭

并序

蒙古分民爲十戶  
所謂丐戶者  
吳人至今尤賤之  
里巷伍伯莫與之接席而坐  
石電者乃以死義特聞亦奇矣  
電嘗熟人也  
僑居長洲之彩雲里  
崇禎八年流賊躡中都圍桐城  
江南震動  
電所與游壯士陳英從指揮包文達往援  
要電與

俱電曰吾老矣不食軍門升斗粟奚而往英曰  
我輩平居以君爲眉目君不往是無渠帥也幸  
強爲我一行電曰諾襆被而出終不反顧二月  
十二日追賊於宿松我師恃勇輕進陷賊伏中  
文達死之電英分左右翼搏戰自辰至晡殺賊  
無算英躡被擒電大呼往救賊圍之數重電力  
盡舍鎗手弓射殺數人賊羣斫之頭旣斷猶僵  
立爲擊刺狀良久乃仆皖人招其魂祀之余忠  
宣廟下吳人陸嘉穎賦詩哭之買隙地具衣冠  
葬焉電身長赤髭能挽強超距尤精於鎗法有

善鎗者典衣裹糧不遠數百里盡其技而後已  
遂以鎗有名江南性椎魯重然諾所至盡結其  
豪傑諸無賴惡子具牛酒持百金願交驩石君  
掉頭去之惟恐不速也萬曆中應都清道陳監  
軍募督兵攻同車諸寨功多當得官謝歸監軍  
沒來依余醉後輒鼓腹笑曰石電非輕爲人醉  
飽者也吳淞有孫生者家于江干敗屋破扉妻  
子晝餓傍近輕俠少年皆兄事之歲已巳虜薄  
都城電偕孫生謁余明年虜遁孫生客長安出  
薊門將盡歷關塞山水暴漲凍餓中寒疾死電

哭之慟久之忽忽不樂嘆曰孫兄死電無可與  
共死者矣後六年電死電之死視孫生有聞焉  
然捐軀報國身膏草野而不得與於死事之卹  
則亦以其丐而微之嗚呼斐豹隸也請焚丹書  
汪錡僂也孔子曰勿殤若電者其亦可以免  
於丐矣乎丐名于朝丐利於市人盡丐也彼丐  
電電亦丐彼丐之名未有適主也余悲世人之  
羣丐電也而不察其實取春秋之法大書之曰  
義士雖然世人之不丐也不足以爲榮則電之  
丐其可以爲辱乎電而有知知吾之以義士易

丐名也其不將听然而失笑乎余於電之死不忍其與孫生俱泯滅無傳故爲辭以哀之哀電而及孫亦電之志也夫辭曰

於乎丐也生不丐半通之綸死不丐七尺之軀其葬也却北垣東不得丐蓬顆之地而丐一杯於要離之冢側其祭也馬醫夏畦不得丐麥飯之奠而丐一嚮于唐兀之座隅木落兮虞山潦

收兮尚湖傳哀歌兮會急鼓祠國殤兮下神巫

託濟陽兮後乘驂李安兮先驅

濟陽郡公丁普郎戰死鄱陽首

脫猶執兵若前鬪狀植立不仆事見國史李安嘗熟李主簿蒼頭也嘉靖中與倭戰城下殺倭

齒數人而死  
今祀爲國殤  
從倡兵兮如雲歸厲鬼兮載車覽  
廬冢兮向背睇城社兮盤紆天門開兮誅蕩故  
鄉兮不可以久居於乎歿爲鬼雄兮生爲人奴  
臧甬侮獲兮公卿大夫激而誅之兮附諸縣貴  
父之徒

姚孝子仲宣哀辭

并序

慈溪姚氏子元台字子雲元呂字仲宣皆矯尾  
厲角有聲諸生閒天啓中連袂游太學文學秀  
才咸執牯請交與之譚多口噤而退諸公爭欲  
令出我門下少年或竊其名以驚坐人曰兩姚

生吾輩行也兩姚生性至孝出者庀修脯居者躬溫清更番以養其父母母馮病疽仲宣禱於城隍神願損已齡以畀母旦而告其姊神許我矣母霍然良已而仲宣遂病病數月而卒仲宣之病也子雲亦謁神請代沒四年矣携其畫像件繫其事行以走四方四方之人皆諡之曰孝無異辭嗚呼仲宣信可謂孝矣求代得代祈死得死有請於帝若執左右手相誣諉斯已奇矣往年歲在申余侍老母惻惻心動江西萬尊師再設壇禮斗靈響肅然如有聞曰越明年雨水

其未艾乎已而果大期也嗚呼才不才亦各言  
其子也天胡獨忍於余夫人之於其子也有問  
焉則如響有求焉中弗欲予或嘖蹙而應之家  
之畜牛羊犬雞也雖不盡宰之磔之其驚而哮  
哀而鳴主人弗知也天之視仲宣也以爲其子  
也其請而祈死所謂嘖蹙而應之者也若余者  
天其以是爲牛羊犬雞而已其未卽死也亦未  
遽宰之磔之而已其哮也鳴也天何用知之而  
責其不應哉然則余之生不如仲宣之死遠矣  
仲宣宜哀余而余反哀仲宣豈不諄哉雖然姑

爲此辭以相子雲之悲亦庸以愬余之哀辭曰  
吁嗟孝子兮誠至上通願增母算兮違恤我躬  
綠章封事兮夜奏帝宮虎豹當關兮天門九重  
片紙刺關兮不隔簾櫳母樂而康兮已正而終  
上賓帝所兮其樂融融伊余禱昧兮逢此閔凶  
叫號籲天兮如筵撞鐘皇天無私兮其命難從  
敢曰天醉兮視之夢夢孝子溘死兮生氣如虹  
我生何爲兮羣彼裸蟲嗚呼哀哉兮攪我心胃  
濡血染翰兮告哀無窮癸酉十月虞山鮮民錢  
謙益製

尹長思哀辭

并序

余以萬曆丙午舉于南京與永新尹先覺字長思同出新建徐先生之門當舉子旅見其師徒御喧嘩道路填咽聚觀余獨指目長思長思亦從衆中知爲余也長思過余邸舍白晢而修眉神宇踈亮欲來映人已得讀其行卷牢籠漱滌鉢心搯腎忽焉攄幽發榮若登高臺以臨雲氣欲抗日月而上之也余爲敘而刻之振奇之士莫不吐舌驚嘆又或慕而效之于是長思之名噪吳越閒亦或以余言也長思再試禮部不第